

第一章

“就挺晚了，俩小丫头上床睡觉也有了一会儿了，我瞌睡打着打着——”多米尼克把刀叉放在他的空餐盘上，摘下餐巾扔到最上面，“就在电视机前睡着了。”

小桌的对面，利维随意地靠着椅背，在旁人看来可能不觉得怎么放松，却是他最为悠然的姿态。他的灰色眼眸目光锐利，凝视着多米尼克。

“我一醒来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多米尼克接着讲他照看两个年幼侄女的故事，“然后我听到了闷声咯咯笑，鬼鬼祟祟的那种。我跟你讲，当你迷迷糊糊地在黑暗又陌生的房间里醒来，你最不想听到的绝对是小孩子的咯咯笑。能让你想起看过的每一部恐怖片。”

利维的嘴角微翘——他的浅笑相当于普通人的咧嘴大笑。多米尼克趁机好好欣赏此番美景。

“但我很快就清醒了，除了咯咯笑外，还听到某种湿漉漉的拍打声。我猛地跳起身，冲进小丫头们的房间。文尼和他老婆不知道怎么想的，在开市客买了桶五加仑装note的橄榄油——”

“不是吧。”利维说着，睁大了眼睛。

“没错。俩熊孩子从床上偷溜出来，到厨房把油拖回房间，然后把地毯浇了个透。她们自制了个滑滑乐note。”

利维轻笑出声，挠得多米尼克心头一阵狂喜。这几个月以

来，他把“让利维笑得越多越好”当作自个儿的使命。利维这人，骨子里就刻着“一本正经”四字——倒也不是郁郁寡欢，利维远不是愁苦的人，但绝对是多米尼克见过的最不苟言笑的人了。逗君一乐已是功德无量，能让利维开怀一笑更是让多米尼克的自豪感打心底里油然而生。

“看她俩玩得那么欢，我差点都不想对她们喊停了。不过责任心还是要有的。经过重重艰难困阻，我终于把她俩身上洗干净，然后清掉了墙上和家具上的油。不过地毯得拆掉换新了。”多米尼克用手夸张地比划了一番。“这也正是为什么我成了个‘待岗保姆’。”

利维似乎觉得好笑，脸上神采奕奕的，他啜饮了手中最后一口“花花公子”——这是多米尼克推荐给他的波旁威士忌鸡尾酒。每次他和多米尼克去酒类齐全的酒吧都必点这款，即使大半时候，多米尼克都得告诉服务生或调酒师怎么调这款酒。

“换作是我，我不知道能不能比你做得更好，”他说，“我拿小孩子没辙。”

“你和玛汀的孩子们相处得挺不错啊。”多米尼克口中的“玛汀”是利维的凶杀组搭档，也是他最亲近的朋友。

“不是一回事，她俩已经十几岁了。我有一对年幼的外甥和外甥女，完全搞不懂该怎么跟他们打交道。不过话说回来，我也几乎没怎么见过他们。”

“为啥呢？”

利维耸耸肩。“我不喜欢回新泽西，我姐也不想带他们来维加斯。”

服务生过来收盘子时，两人便打住了话头。“先生们，需要点甜点吗？”她问道。

多米尼克犹豫着，扫了利维一眼。

“点吧，”利维说，“反正你挺想点的。给我一杯咖啡。”

服务生一走，多米尼克便靠回椅背，心中满是暖意与满足。这会儿正是周六晚上，他们在夏莫林市中区的“葡萄街餐馆”里；这家现代风格、里衬砖墙的餐厅早已人满为患，不见一张空桌。美食若算十分好，身边佳人却是万分地好。

他的眼神在眼前人身上放肆地游走。利维的体型修长清瘦，而隐藏在衣物之下的，是经过十余年专业级马伽术训练所锻造的精干肌肉，实在妙不可言。利维卷曲的黑发蓄长了些，锐利的面部线条造就了令多米尼克痴迷的清瘦脸颊。

利维一挑眉。“盯着我看什么呢？”

“你真迷人。”多米尼克回答道。

利维扭头丢了个白眼，唇角却微微带笑，脸颊微红。这个微喜又带点窘迫羞涩的样子，是多米尼克最喜欢的“利维表情”之一。

他们已经约会了三个月。相处的时间越长，多米尼克就越发着迷。他自认乐于挑战高难度，而利维.....利维是个迷人的极端矛盾体——外表高冷，内里火热。他在某些情境中会表现得

咄咄逼人，但其他时候又羞涩得要命。他的聪颖与自励，加上不时流露出不自知的甜美，萌得多米尼克胸口抽痛。

多米尼克从来没有对谁有过这样的感觉。

他的甜点和利维的双倍意式同时到了。多米尼克看着利维喝咖啡，心里清楚得很：要是餐馆能供应，利维肯定会点三倍浓缩的。

“你真的不来一口？”多米尼克问道，叉了一块带黑巧甘纳许和香草冰淇淋的泡芙，作势要给他。

利维斜睨着叉子。“我对甜食真的不感冒。”

“我知道，”多米尼克完便笑了，“我可是有点讨厌你这点呢。”

利维在桌下轻踢了多米尼克小腿一脚，完了没收回，还把脚紧贴上多米尼克的。

没过多久，他们站在餐馆前的人行道上，在夏日难耐的闷热中等泊车员把利维的车开过来。两人并肩而立，令他们的体型差异分外明显。利维身材高挑，差不多有六英尺高，多米尼克比他还高出半个头。另外，多米尼克也更加魁梧，肌肉发达虬结；利维则是精瘦紧实型。

多米尼克单手搂在利维腰间，无视他们身处大庭广众中，低头弯身便吻下去。大多数人——至少那些脑子清醒的人——不管恐同到什么程度，都会避免找他这个大块头的事，而要是有人认为利维是他俩当中好欺负的那个，那就等着倒大霉吧。

当他准备抽身时，利维却意外地揪住了他的西装外套翻领，让两人保持紧贴。

“已经三个月了，”利维压低声线，“你觉得我们等得还不够久吗？”

多米尼克深吸了一口气。“你想.....”

“我想今晚跟你过夜。”

斯坦顿·巴克莱是利维的前男友，他们有过一段三年的感情，利维和与之分手的次日，便和多米尼克滚了他俩的第一次床。自此，两人达成共识要“慢慢来”，给足利维空间去缅怀旧情，免得立刻贸然投入一段新感情，两相纠结。

初衷是好的没错，可接下来几周里，他们就没管得住自己的手脚。有几段细节尤其让多米尼克回味无穷：在利维新公寓的沙发上，他俩像中学生一样干蹭着性器；在多米尼克的厨房里，晚餐的准备过程变成两人相互手活儿；在他的皮卡前座，利维吮吸着他的阴茎。最后这段因为利维是个警察，而显得刺激加倍。

不过自四月开始交往以来，过夜和本垒这两条底线，他们可从没逾越过。

多米尼克好一会儿都没回应。利维松开手后退一步，痛苦交织着困惑的神情一晃而过，转瞬又恢复面无表情。“你不想吗？”

“不，我当然想了。”多米尼克老实回答——天呐，他超想的。“这都不用问的。我就是想确认你是真的准备好了。”对于利

维是否真的能用三个月走出一段全身心投入过的感情，他心中存疑——不过话说回来，他又没经历过那么投入的感情，能懂什么鬼？

“多米尼克，”利维握住他的手，“我想和你在一起，想和你继续发展下去。我不想我们之间再有什么隔阂了。只要你也想要，我都准备好了。”

利维一脸的严肃认真，话语真挚。多米尼克稍微想了想，便将他轻拉进怀里，再次吻住他的唇。

“走吧，”他说，“去我家。”

两人心意已决，穿过城区所需的半个小时车程纯粹就是折磨。多米尼克一上车便脱掉了外套。外面是该死的十亿度高温，可就算没那么热，他也不乐意穿这玩意，更何况与利维上床再战的期盼让他越发燥热了。

看着利维的自制力分崩离析，因为快感而高声呻吟，被那紧得不可思议的肠肉裹住自己的阴茎抽插.....多米尼克将再次体验到这一切。只是这一回，他对利维更为熟悉，也更加挂念在心。他早已心跳如雷。

利维的车速有点快，甚至还有点不管不顾的恣意。他们以破纪录的时间赶到多米尼克住的公寓。这是一栋三层混凝土建筑，以“U”字型环绕着公共庭院和社区泳池。上楼的时候，多米尼克让利维先走，然后一路看着那饱满的臀部在裤子里抖动，直到两人走到二楼。

他的德牧-罗威纳混种犬一反骨妹，正蹲坐在家门内，耳朵

竖起，全神贯注。当多米尼克蹲下身来与她打招呼时，她站起来欢快地摆着尾巴。

“我要带反骨妹去外头快速溜达一圈，”他对利维说道，“你随意。”

利维点了点头，走去客厅的时候顺带脱下了外衣。

多米尼克带反骨妹绕着公寓外围短短走了一圈。换作平日，他是挺享受在夜晚和反骨妹一道悠然漫步的，可以舒缓释放一整天囤积的压力。今晚他却一个劲地催促反骨妹快走，腹中腾起的企盼越演越烈，被压抑在皮下越发不安分。

多米尼克一进屋就解下反骨妹的牵引绳，并呼喊利维的名字。

“在卧室呢！”利维喊着回应道。

多米尼克在厨房里抓了两瓶水之后才去卧室，他嘘声挥手把反骨妹赶开，边向她道歉，边对着她那愤愤不平的脸关上门。然后他转过身来，眼前的春光使得多米尼克手滑跌下一瓶水，所幸另一只手在瓶子坠地前堪堪救住。

利维早已把被子翻开，裸体躺在多米尼克的床上自慰。

“是你让我随意的。”他说着，得逞地歪嘴笑，但是隐隐的喘息声让他失了些底气。

多米尼克昏头昏脑地走到床的一侧，看也没看把水胡乱放到床头柜上。他听到一瓶水“咚”地滚落在地，但他半点儿顾不上。

利维的裸体让他想起大猫，柔韧、优雅，又蕴含着无可置疑的力量。他被诱惑得不禁伸出手来。

利维在被碰到之前推开了他。“脱光前不准碰我。”

多米尼克一下子激动得像打了鸡血。他从床头柜里摸出润滑剂扔给利维，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剥光了自己。等他爬到床上时，利维已经给自己的阴茎与囊袋抹好润滑，并用一根手指探进自己的后穴。

他们在被单下来回滚了一小会儿，激情四射地亲吻厮磨，抚摸、舔吻、贴身耸胯。然而今晚，他俩都将不止于满足这些，没过多久，利维就引导多米尼克把手用在该用的地方。

这儿比他记忆中更紧致了。多米尼克尝试延长前戏，慢慢给利维扩张，然而利维并不配合。他的低声哀求，身体急切地拱起，这一系列诱惑令多米尼克根本无力抵挡，没几分钟，多米尼克就已将三指深埋进利维的后穴，同时大肆地亲吻他汗湿的脖颈。

他俩第一次、也是唯一的那次，用的是背入式，这次多米尼克想换成面对面。利维对此没有抗拒，他随多米尼克的动作仰躺下来，让他跪进自己双腿间，又由着多米尼克将大腿垫在他被抬起的臀下。他仅是抬眼看着多米尼克，那满面的春色、肿胀的嘴唇，简直就是“性爱”一词的化身。

多米尼克套上安全套，把利维的双腿架到自己胳膊上，却因为垂涎利维突出的髌骨，一时忘了自己本来要做什么。他知道这是利维的敏感点，便用拇指绕着不住打转。

利维止不住地颤动，猫咪似地呻吟着。缓过这阵后，他将一只脚抵在多米尼克的肩膀，说道：“你还等什么？上呀。”

多米尼克笑了，他找准地方，挺身挤了进去。利维还是像上回那样浑身紧绷，多米尼克那大肉棒他只含进一寸便抗拒接受了。多米尼克只得退回再试，这下总算又深入了一点。

他照这样缓慢而小心地顶弄一番后，一点点没入。在他的身下，利维咬着唇，一只手抵着床头板，另一只撻着自己的阴茎，前液滴满了他的小腹。

利维可能不愿承认，但老道如多米尼克一眼就看出他有巨根癖，他早就注意到利维一握住他的大肉棒，就会两眼放光、嘴巴都合不拢了。此时此刻，利维微颤着的肌肉、低声的呻吟，无不昭显着他正努力说服自己高度紧绷着的身体去接纳他所渴求的大棒。

“你要我进去吗？”多米尼克问道。想起上回是怎么让对方爽到的，他柔下声来说：“要我来让你舒服点吗？”

利维呻吟一下，稍稍放松了身体。多米尼克摆动胯部，时而前后挺动，时而绕圈，好让利维习惯他那粗大的坚挺，同时逐渐没入得更深。这种被利维的火热肠壁紧紧包裹着的感受，实在是太棒了。

“天呐，”利维说着，放开了自己的阴茎，抓起头发来，“你知不知道我有多需要做爱？都三个月了。玩具跟真家伙完全不一样。”

多米尼克停下了。“什么？”

“我说，有假的总比没有好，但还是比不上真鸡巴。”

多米尼克狠狠呼出一口气。活色生香的画面在他的脑内泛滥：利维四肢摊开躺在床上，用假阳具抽插着饥渴的后穴，说不定一边做一边心里还想着多米尼克——

“你这是要我脑出血吗？”他压着嗓子道。

利维怒瞪着他，仿佛完全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这个光知道撩的家伙。“我想让你操我，”他倨傲地说，“但目前为止没什么成效。大概需要换个策略。”

多米尼克还在思考这话什么意思，利维已经开始动作：他双手撑向床头板，双腿夹紧了多米尼克的手臂，抬起背，臀部也从多米尼克的大腿上抬起。利用床头板和多米尼克做支点，他自如地运作身体在多米尼克肉棒上来回操弄自己。

多米尼克惊得合不拢嘴，他紧盯着利维起伏的腹肌，不自觉伸手扶住了利维的腰部。然而利维完全撑住了自己，肩膀都只是轻蹭床面，简直就像在表演“太阳马戏团note”的节目。

利维可没多米尼克那样耐心。他不住地说着粗口，呻吟着，把身体往多米尼克的阴茎上猛插，强迫自己纳入它。

“我操，”多米尼克说着又冲撞了起来，终于整根没入了，“利维.....”

“我还要，快给我——”

多米尼克屈从了，开始猛摆腰胯——两人都对此渴望已久。

“棒！”利维喘气道。他放松下来换个姿势，躺回床上压着多米尼克的大腿。“就是那样，多米尼克，操我，操我——”

多米尼克疾而猛地抽插着，碾着利维的前列腺，直到利维叫得停不下来。然后他抱起利维的双腿扛到自己肩上，身体前倾，更大力地挺向更深处；他顺从内心冲动，开始狠命蹂躏在自己身下扭动的美人。

床头板反复撞击着墙壁——墙后面就是卡洛斯和佳思敏家，利维制造出的动静准会惊扰他俩。多米尼克想着明天买点甜甜圈什么的去赔礼道歉，毕竟他现在完全停不下来。

想要亲吻利维的欲求突然涌上他心头，想让眼下已是深入体内的亲密接触更上一层楼。好在利维肢体灵活，亲是亲得上，但体型差异却会令这过程不太舒服。

于是多米尼克把利维拉起身，让他坐上自己的大腿，而他自个儿向后跪坐。突然改变体位令利维惊叫一声。

“啊，操，太深了。”他说着，攀住多米尼克的肩膀。指甲陷进肉里，混杂欢愉与疼痛的酥麻感窜过多米尼克的脊梁。

多米尼克把利维抵在床头板上，朝上往他体内猛操，保持着狂野的节奏。“你喜欢这样，是吧，宝贝？”他低吼道，利维把他夹得魂都快出窍了。“喜欢深吸我的大屌，喜欢被猛操？”

利维眼里绽出挑衅的光芒。他将手指插入多米尼克浓密的头发，用力拽住，令多米尼克低吟一声。“是啊，我喜欢，”他声音沙哑道，“喜欢你的大屌在我里面，把我填满——”

多米尼克狠狠吻住他的唇。利维以同样的凶狠回敬，他们唇齿相撞，舌头交缠，热火朝天。当感到利维身体紧绷快要高潮时，他一手握住利维的阴茎，快速套弄，同时猛烈地撞击着。

没多久，利维吻着多米尼克嘴，大叫着达到了高潮。他浑身颤抖，紧致无比的后穴使劲绞住多米尼克的阴茎，一收一放让人发狂。火热的精液喷薄而出，溅在多米尼克的手上，也溅在了两人的腰腹上。

利维软绵绵地坐在多米尼克大腿上，脑袋落在他肩头。多米尼克并没有就此停下，蓄势待发直奔高潮，就快了——

利维用嘴展开攻势，湿热的吻覆满了多米尼克的肩膀与颈侧。然后利维咬住他的肩颈相连处，用力吸吮。

多米尼克大声吼叫，“啪”的一声按住床头板，然后跪起身来，将阴茎整根深插进利维的后穴迎接高潮的降临。胯部伴着一波波快感持续挺动着，直到射出所有精液。

他迷迷糊糊地又跪坐下去，利维仍双腿大张跨在他腿上，后穴中插着他的阴茎。当他抬起脑袋，多米尼克拨开他额前的一绺卷发，捧住他的脸颊，心中溢满柔情。

利维脸上挂着温柔的笑容，就差没发光了。“会留下印的。”他用手指划过多米尼克的脖颈。

“那正好。”多米尼克说着，又亲了下去。

美制5加仑约等于19升。

Slip 'N Slide, 一种大型室外玩具, 近似滑梯, 通过喷水使表面光滑, 供人在上面俯冲滑动。

Cirque du Soleil, 成立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一家大型娱乐表演团体, 以炫目的杂技演出闻名于世。

第二章

利维起得比多米尼克早得多, 他刚冲完澡出来, 就有人传讯他去新的犯罪现场。

一想到还得先拐回自己公寓去换套衣服, 他叹了口气。要是和斯坦顿过夜, 借件干净的衬衣, 一天就凑合过了, 可要是借穿多米尼克的衬衣, 会显得他跟个扮大人的小孩似的。

他还得去刮脸, 刷牙。也许他该拿点东西过来了, 以备万——

哇喔! 他赶紧打住这通脑补。现在还时为过早, 这进展也太快了。

当他回到床上时, 反骨妹抬起埋在前爪中的头, 好奇地注视着他。她昨晚就蜷在他俩脚中间跟他们一起睡的, 由于她表现良好, 他倒也不在意。

利维挠了挠她的耳朵，看向多米尼克。他正四肢大张仰躺着，被单松垮垮地搭在腰上。他的肩和胸都宽得惊人，占据了很大的空间，被单勾勒出大腿的健壮轮廓。他右肩下有一个小小的圆形伤疤，是他在阿富汗打仗时中弹得来的。

利维单膝跪在床上，俯下身来，手指沿着多米尼克有力的方颌一路抚到鼻子上的旧伤。“多米尼克。”他说道。

多米尼克的眼睛眨巴几下睁开了，他对着利维自然而然地咧开嘴笑。“嘿。”

“我得走了。米拉奇酒店发生了可疑的命案，这次轮班到我。”

“唔，行吧。”多米尼克转过脸来，嘴巴刚好碰到利维的手指，多米尼克便趁机亲了亲他指尖。利维的呼吸一滞。“回头给我打电话？”

“好。”

多米尼克闭上眼睛，翻身滚回自己那一侧并把被单拉到肩膀，头又埋进了枕头里。利维盯着他好一会儿，想着自己要是能留下来该多好。待在多米尼克身边总能感受到的那股平静，开始成为他平日里不禁会想念的东西。和他待在一起那种全然放松而愉悦的感觉非常棒，利维不需要时刻戒备，因为他知道没有什么能伤害到自己。即使那从小就纠缠着他不放、令他备受折磨的噩梦——被看不见的敌人围追堵截——也在过去几个月逐渐消失。

利维亲了亲多米尼克的脸颊便转身离去了。他没法反锁上身

后这扇门，但估计破门而入的人要是发现这公寓里住着一名退役的陆军游骑兵加一只重逾百磅的私人护卫犬，能立马把肠子悔青。

多米尼克住的楼构造挺像汽车旅馆，所有公寓的门都冲着外走廊而开，利维一路下去走向楼梯时，另一扇门在他身后开了又关。他转过身，看到了住在多米尼克隔壁的佳思敏·安德森——她和男友卡洛斯住一起。

她是个回头率百分百的美人，浅棕色的皮肤上纹着复杂的纹身，长辫子染成七彩色。她画着眼尾拖长的眼线，衬得大眼睛神采奕奕，唇上戴了枚精美的掐丝风格银唇环，肩上还挎着一只麻布质地的邮差包。

“嘿，利维，”她说，似乎对他的出现一点也不惊讶，“你俩最近开始过夜了？”

“好像是吧。”他驻步等她跟上，好跟她一起走向楼梯。“你去上班吗？”纹身师周日早晨上班未免奇怪了点，但这里是拉斯维加斯。

她摇摇头。“去农贸市场。早点去好东西才不会卖光。”

“啊。”走下楼梯时，利维绞尽脑汁找着话题。他喜欢佳思敏和卡洛斯，但跟他们待在一起还是有点不自在——和不熟的人在一起他总觉得不太自在，但不止是因为这个。他们都是多米尼克的好友，这样的好友免不了要评判他是不是个合格的伴侣，要是他们觉得他不够好，多米尼克可能也会这样想。两人走出楼房外的围栏，来到停车场，利维便问：“你和卡洛斯昨天过得好吗？”

“大概没你们好。”她说对着他眨了眨眼，让他顿时心虚。
“再见！”

她快步离开，朝她的车走去。利维眯了眯眼，然后耸耸肩走向自己的车。

* * *

多米尼克住的地方离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校区很近，从这里去米拉奇酒店，比从利维位于兰乔奥奇社区的新住处过去要近很多，所以他等于绕了个远路，到达现场的时间比计划晚很多。他匆匆走过布置成热带雨林风格的前厅，经过前台后的巨大水族箱，意外看到玛汀正等在电梯口才猛地刹住。

他和玛汀同为凶杀组警探，全组共六人；因为他俩各有所长，互补所短，所以常被分配到一起解决同一个案件。玛汀住在市郊的日出庄园区，可就算这样，她也理应比利维早到。

“我本来以为我铁定是最后一个到的。”利维说着，跟她一起站到电梯口前。“怎么了？”

“我家孩子全都闹叛逆了，就这样。”玛汀说话带着浓厚的夫拉特布什区口音。她虽然出生在海地，却在布鲁克林长大。“整整一周了，米凯拉还在自己瞎想、生闷气，从她会走路开始我就没见她发过这么大的脾气，现在连茜蒙也被传染

了。我早上走的时候，安托万那脸色哟——好像我把他扔到狼群里一样。”

利维同情地皱了皱脸。

玛汀肤色深褐，小巧的身材玲珑有致。尽管此刻神情疲惫，她依然把短发精心打理成完美的弹性小卷，整个人像往常一样一丝不苟。她从头到脚审视着利维，眼里带着洞察一切的光芒，利维不怎么喜欢这眼神。

“你终于又跟多米尼克滚上床了？”她说道。

随着一声轻柔的“叮”响，一台电梯到了，里面站着一家五口，一边喋喋不休一边走了出来。“你怎么总是知道？”走进电梯后，利维对着玛汀嘘声说。电梯里只有他俩，但他还是进一步将声音压低说：“我没有……难道我走路姿势怪怪的？”

她抿紧唇像在憋笑，然后按下二十二楼的按钮。“那倒没有，不过感谢你这么一说，现在我连你是攻是受都知道了。你只是一——你看起来很放松，你知道吗？我很少见到这样的你。还有，你胡子没刮仔细，领带也歪着。浑身上下大写着‘炮后失智’。”

他咒骂一声，解开领带重新打好。

一名维加斯警局的警员守在发现尸体的房间门外。利维和玛汀在犯罪现场出入登记表上签了名，穿戴好手套与鞋套之后便走了进去。

房间不是很大，但装修得十分美观，华丽的深紫色搭配着红色，与雪白的床单和窗帘对比鲜明。一对玻璃瓶里插着盛放

的鲜花，正对着超大床的墙上安了一台平板电视机。

犯罪现场摄影师弗雷德连同两名犯罪现场调查员及一位验尸官一起，正忙碌工作着。站在角落旁观的是乔纳·吉布斯，要不是他脾气火爆，既不谨慎，又不懂世故，没准还会是一名挺优秀的警察。

“有什么发现？”利维问他。

吉布斯对着死者方向点头示意，尸体横在靠近床尾的地板上。“史蒂芬·汉斯莱医生，五十三岁，巴尔的摩人。周一开始他们有个啥‘姑息治疗’研讨会要开，一帮人提早来乐呵乐呵——你懂的。”

“我是永远搞不明白，这些人是中了什么邪，竟然会选在七月来拉斯维加斯开会。”玛汀低声说。

“听到你嘀咕了。那啥，早上他有个医生同事跟酒店安保处说他约好了下去吃早餐，但人没到，电话也不接，敲门也不应，之后是保安发现的被害人。那个同事已经在去分局的路上，吓得不轻。”

利维点了点头，径直走向尸体。为抑制不自觉触碰现场的冲动，他把手插在口袋里——戴着手套也不行，物证还是越少碰越好。

汉斯莱是个长得挺结实的白人男性，他有一头深棕色头发，两鬓有些发白。死者身上裹着酒店浴袍，利维没法判断那下面是不是赤条条的。尸体无可见伤口，但是头部附近有一堆呕吐物，嘴部与颈部周围附着凝块的胆汁。

“药物服用过量？”利维问正跪在尸体旁的验尸官。

“几乎可以确定，”她说，“初步断定死亡时间为凌晨一点到三点之间。尸检之前，我能说的就差不多就这样了。”

利维向她道了谢，然后继续搜查房间。这房间对七个人来说太局促了——算上汉斯莱得有八个——所以他每走一步都得尽可能搜集点线索。

床皱得一塌糊涂，枕头扔得到处都是，床罩胡乱堆在一侧。床附近的垃圾桶里丢了两个用过的安全套。电视柜上摆着两支香槟杯，里面还有残酒，其中一支留着清晰的口红印；旁侧有一瓶装在金属冰桶里的香槟，冰都化成了水。汉斯莱戴着婚戒，不过如果发现现场的人是他的同事，利维打赌死者没带妻子同行。

现场缺失了什么跟现场呈现出什么，其重要性不相上下，彻查之后，他们还是没发现汉斯莱的钱包和手机。还有，桌上有一堆充电线，却不见电子设备。

“你怎么看？”玛汀和他在门口重新碰头时问他。“仙人跳
note跳过头了？”

那正是利维的初步结论。“仙人跳”指的是性工作者——或者假装成性工作者的人——诱惑嫖客来到私密地点后进行打劫，通常肇事者会先给嫖客下药，让他们失去意识。这在拉斯维加斯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不过一般也不会闹出人命。如果这真是个仙人跳，药物服用过量大概就是个意外了。

不过.....

“如果这名性工作者已经打算打劫汉斯莱，为何还要真和他发生关系呢？”他问道。

玛汀总是能迅速提出反驳，她说：“也许这女的一开始没想打劫他，但后来被害人的某些发言或者行为惹毛了她，她改变了主意。”

“我们并不清楚这人是否为女性。”

“香槟杯上还有口红呢。”吉布斯插了个嘴。

“涂口红的不一定是女的。”利维回道。

吉布斯眨眨眼。“行，好，没说错。不过我觉得咱们押女的赢面挺大。”

利维耸耸肩，这小子多半是对的。

同一时刻，玛汀皱眉扫视过房间。“有另一件事——为什么要在抢劫之后留下明显的指纹和DNA，何况还意外杀了人？”

现在轮到利维来挑刺了。“假设被害人在该女子离开时还活着，可能她很有把握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会报案。也可能她只是吓慌神了只顾跑路。”

“一点都不像连环杀手那样有情调哈？”吉布斯促狭地笑道。

利维瞪他一眼。“黑桃七血案”在利维的抗议声中草草结案了，五起人命案的锅被栽到了已故的基斯·查普曼头上，尽管利维十分确定他是被构陷的。利维把凶手留在酒店客房里的挑衅留言转交给上司温警长看，对方眼神怪怪地瞄他一

下，说这很明显是个恶作剧，并问他是否需要休假，好“醒醒脑”。

这话传开以后，有好几周，同事们都在对他搞恶作剧，他们在黑桃七扑克上写下各种蠢“留言”，四处放——在警局里放，在他的车挡风玻璃上放，连他脱下的外套口袋里也放。利维怀疑这其中有一半都是吉布斯的杰作。

“接着去勘察这层楼剩余地方的情况，”玛汀厉声对吉布斯说，“记下所有不在的人，我们之后好找酒店负责人要他们的信息。”

吉布斯几不可闻地咕哝了几句，但还是照着指令朝走廊去了。跟玛汀顶嘴就等着她臭骂回赠吧，玛汀骂起人来，难听得水手都嫌烂耳朵。

“黑桃七”是横在利维与玛汀之间的刺，因为她也不相信真凶还逍遥法外。所以他只得假装这个话题从未被提起过。“照老规矩来处理这个？”他问道，意思就是她来管犯罪现场，而他去询问第一目击证人。

得到她同意后，他立刻就出发了。追查吉布斯从酒店保安那儿得来的口供，在他看来不是什么急事，而且玛汀会确保案发当晚所有的相关员工都会被问话。于是他就驱车向南，沿着拉斯维加斯长街去往自己所属的分局，对汉斯莱的同事们展开询问。

阿妮卡·卡普尔医生在一间陈设舒适的房间里等着他，这屋子是警方专门用来对亲属报悲，或者对创伤事件的受害者与目击者进行询问的。卡普尔医生是一名接近五十岁的丰满女

性，脸上刻着一道道笑纹，黑发剪成齐耳波波式。令人想不到的是，有一位看起来比她年轻很多、高高瘦瘦的白人男子陪着她一起来。

利维先向她伸出手。“卡普尔医生，我是利维·艾布拉姆斯警探。节哀顺变。”

“谢谢。”她说，一边哭一边挤出一个虚弱的笑容。吉布斯说她被“吓得不轻”，但事实远不止如此。她的眼睛布满红血丝，哭了好几个小时，鼻子都哭肿了。

那名男子倒是没有哭，不过他看起来也一样魂不守舍，面白似鬼，一副仿佛受到极大震动的表情。利维扬起一边眉以示探询。

“哦，这位是克雷格·华纳医生，”卡普尔说，“他是史蒂芬和我手下的研究员，我们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共事。”

提到汉斯莱的姓名时，她哽咽了。利维就近摸了盒纸巾递给她，然后示意她和华纳坐回沙发上一—之前两人因他到场而站起来了。他坐在他们对面的扶手椅上，取出一本记事本。

“我明白这一切很痛苦，但你们能否告诉我，你们最后一次见到汉斯莱医生还活着时的情况？”

卡普尔使劲咽了口唾沫，点点头。“我们三个跟一些同事昨晚在‘桑巴’吃晚饭，就是酒店自营的餐厅。我记得史蒂芬大概十点离开回房的。说他今晚要早睡——倒时差。”

“你俩有谁在这之后跟他联系过吗？什么方式都行，电话？短信？”

卡普尔和华纳摇了摇头。

“你们也住在米拉奇吗？”利维问道。

“对，我们其实住在同一层，”卡普尔说，“在为研讨会预订的那一组客房里。”

“那您昨晚在那层有看到或听到什么可疑的吗？”这一次，利维转而对华纳提问，对方至今还没有说过话。

“没。”华纳说，他身形瘦削，声音却低沉得出奇。“我是说，整晚这走廊里都是来来往往的人，但.....维加斯不就这样，对吧？”

卡普尔认可了他的说法，利维则花了几分钟确认他们这次旅程的原因和昨晚的行程。就像吉布斯说的，这次全国研讨会与临终关怀和姑息治疗有关，这一行人在研讨会周一正式举行前，从巴尔的摩先飞来玩一番。在桑巴餐厅用过餐后，他们还在米拉奇里的某间酒吧喝了几杯鸡尾酒才各自散去。

卡普尔去了赌场那层，直到凌晨三点才回楼上。华纳不太一样，他在酒吧喝得烂醉，要两个朋友扶着才回到客房，还不顾时差给他远在巴尔的摩的女朋友打电话撒酒疯，然后在播着收费电影的电视机前不省人事。

“我通常不会喝那么多的，”他说着用手搓了搓脸，“现在我女友生气了，我又宿醉得想死，更别提还发生了那么多事。”

欢迎来到维加斯，利维暗想，但没把这话说出来，就算是

他，也做不出这么冷漠的事。“今早是因为什么原因，让您开始担心汉斯莱医生的？”他问卡普尔。

“我们约好了早上九点在‘热望餐厅’一起吃自助早餐。史蒂芬是.....生前是.....”卡普尔合上眼睛，过了一小会又睁开并坚持往下说，“守时到病态的一个人。到点了他还没出现，我就给他发了几次短信，然后打他手机。我甚至试过他的客房电话，但只是一直响一直响。这让我觉得有什么事不对劲了，我能感觉得到。我找酒店保安来帮忙，然后他们放我进了他的客房。他——他已经——”

她又开始小声哭泣起来，用纸巾捂住脸。华纳用一只手圈过她的肩膀。

利维给她点时间缓缓，然后问：“汉斯莱医生结婚了吗？”

“结了，”华纳说，“他妻子在家，巴尔的摩——完了，她还不知道这事，是吧？”

“您二位有谁知道汉斯莱医生有另外的性伴侣吗？情妇，女友？”

卡普尔缓缓放下遮着脸的手，然后盯着他。“什么？”

这太尴尬了，但必须得讨论。“汉斯莱医生昨晚确实与人发生了性关系，”利维说，“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找到昨晚和他同在客房里的那个人。离开餐厅前，他有没有主动与谁调情、提出邀约？”

“没，”卡普尔说，“就我所知，他是直接回房的。”

“有没有可能，他安排了援交服务？”

卡普尔和华纳沉默了片刻，不自在地瞟了对方一眼，利维需要的信息尽在这一眼里。“这他也.....不是做不出。”她小心翼翼开口。

“等一下，”华纳坐着转了身面对她，“我以为汉斯莱医生是死于什么药物服用过量。”

她颤巍巍地吸了一口气。“我看到的可不就像是那样嘛。”

“但所有这些问题.....”他对着利维皱皱眉，“你是认为有人过量喂药给他？就好比，有个卖春女和他春风一度之后杀了他？”

听见“卖春女”这词，利维气得浑身一抽，说道：“我们目前还没有正式确定死因。在那之前，我不想去妄测。但不管汉斯莱医生的死亡过程如何，当务之急是找到昨晚和他在一起的那个人。”

“我很抱歉，我想我们没法在这个问题上帮到你，”卡普尔说，“我们都是第一次来维加斯。我不知道史蒂芬从哪儿找来的.....陪玩。”

利维又接连问了几个问题，但再没问出什么相关的信息了。他们站起来时，利维问：“你们还准备去参加研讨会吗？”旅客凶杀案棘手就棘手在这里：等所有重要嫌疑人和目击证人都各回各家后，警方就有得头疼了，届时利维也没多少办法能让他们留下来。

卡普尔点点头。“我们计划后半周展示我们研究的突破性成

果——史蒂芬一生的大把时光都献给了这项研究。他也会希望我们留下来，继续把展示做了。”

“我能问问你们研究的是什么吗？”利维说着，记了些笔记。

“疼痛信号传递与感知中的细胞机制。”华纳说。

利维把自己的名片分别给了两位医生，并照惯例告诉他们，要是想起了什么有用的信息就打给他。他领着他们走出警局，又走向自己的工位上。首先要做的是给巴尔的摩警局打电话，让他们派本地警员去当面告知汉斯莱夫人其夫的死讯。然后他需要申请一堆搜查证——酒店没在走廊安监控摄像头，但电梯和前厅有。他还需要取得客房的电话记录和汉斯莱的手机记录。如果汉斯莱是在线上订的援交服务，那他们可就不走运了——毕竟，那台笔记本电脑不见了。

这些都办妥后，他还要核实卡普尔和华纳的不在场证明，以免留死角，可能再去要几份研讨会的资料，了解一下汉斯莱的背景。他这一天注定将是漫长的。

中午，他放下手头工作去添了杯咖啡，拿了个三明治。多米尼克每周这时候都会去他母亲那里参加家庭聚餐，他寻思着这会儿他也该吃完出来了，就边吃边给多米尼克打了个电话。

“嘿。”多米尼克盖过背景里的噪音说道，听起来，他正在他的皮卡里用蓝牙和利维通话。“案子怎么样了？”

“我们还没有百分百确定这是凶杀案，”利维拿餐巾纸擦嘴，“就算有犯罪，看起来也是过失杀人的罪名。”

“嗯，你要不了多久就能破案的。”

利维嗤笑一声，说道：“谢谢。午饭怎么样？”

“非常棒。吉娜变得好大只。她保证肚子里装的不是双胞胎，但她这个六月孕肚比我们家所有女的在这个月份的都要大。”

“你没当面这么说她吧？”利维问。多米尼克在五个兄弟姐妹里排行老三，吉娜是他最小的妹妹，目前正怀着第一胎。

“怎么会。我可不想蛋蛋被碾成血浆，谢谢。”多米尼克顿了一下。“是我妈说的。”

“我的天啊。”

“嗯，一下子就吵翻天了，争着比谁谁谁怀孕的时候有多胖——每个人都掏出手机，翻出老照片嚷嚷了一个多小时。”尽管把家庭闹剧描述得鸡飞狗跳，多米尼克听起来还是非常愉快。“总之，我现在要去健身房跟卡洛斯碰头，今晚和明晚我要去麦克布雷实习。不过我觉得我们可以明天下午一起吃个中饭？”

“听着不错。”利维说。他已经开始期待了。

“我的时间安排比你的好调节，所以你只要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时间地点就成。”

“行，明天见。”

挂断电话时，利维不禁清晰地回忆起昨晚的某个瞬间——多米

尼克把他按在床头板上，在他体内猛冲直撞，喊他“宝贝”。这是激情中脱口而出的话，也不知多米尼克意没意识到自己说过。

他向来不喜欢昵称，自然是从未和斯坦顿用过。他又开始回想多米尼克用那低沉的嗓音唤他“宝贝”了。他应该讨厌的，但却禁不住浑身一颤，因为这一次是不同的。

跟多米尼克有关的一切都是不同的。

原文写作“trick roll”，是拉斯维加斯地区对美人计骗术的特有称呼。

第三章

多米尼克和卡洛斯在“罗兰多健身房”见面，那是一家离市中区不远的小规模练场，不怎么正式，挺糙的。老板罗兰多是一个与多米尼克体格相仿的加勒比非裔。他在十年前得过重量级拳击冠军，拉斯维加斯人尤其追捧他。退役以后，他开了这家健身房，顶着压力，坚持不搞花头，精简至上。

卡洛斯正在门边等着他，尽管天热到令人窒息，他瘦长的身躯仍严严实实包裹在运动长裤与上拉到顶的外套里。这些天，他一副蓄着小胡茬的精致造型，而且前不久还将黑棕色的头发剪短了。

多米尼克知道卡洛斯不会乐意用更衣室，所以自己也早在离开母亲家之前就换好了运动服。他和卡洛斯碰了碰拳，然后一并走进健身房。

他们经过有氧器械区和拳击练习区，罗兰多正在拳击区亲身上阵耐心指导着两个年轻男子。他向多米尼克友好地点头致意，多米尼克也点头回应。天知道，他刚来的时候，可是疯狂迷恋过罗兰多。可惜这男人钢管直。

他和卡洛斯来到负重训练室。这里零星有几个正努力训练的人，举大重量练得大汗淋漓，不时低哼着。这家健身房特别受退伍军人和赏金猎人们欢迎——不少退伍军人也是赏金猎人——多米尼克一开始正是因此才会找上它。来这里的人都是为了推动自己更上一层楼。

“你打算脱外套吗？”他俩一边在重量训练座椅旁放置，多米尼克一边轻声问道。

卡洛斯犹豫了，他环视了一圈健身房。没人关注他们。

几个月前，卡洛斯做了上身手术，移除乳房并重塑了胸型。过去六周里，他逐渐恢复了先前的训练计划，现在，他的外科医生不仅批准他做上身举重练习，甚至强烈推荐。

“你在这儿很安全。”多米尼克说。即使有健身的人看出卡洛斯是跨性别者，他们也得把住嘴关，不然就等着被罗兰多打得齿落和血吞吧。

“我知道，就是……”

卡洛斯摇摇头，拉开拉链，然后脱下外套放在一旁。这之后，他想环抱住自己的胸，但看得出他在努力克制这一动作。

他低头看向自己T恤下平坦的胸膛，说：“像这样出门不裹束胸，还是感觉好奇怪啊。”

“看起来很不错。”多米尼克说的是真心话。那位外科医生做这个手术做得相当不错——当然他必须得不错，不然哪对得起卡洛斯和佳思敏为手术投入的巨款。“还有，记住医生说的：多锻炼胸肌，才能塑形。”

“是。但我没想要你这种怪兽巨肌，好吧！”卡洛斯拍了拍多米尼克的胸肌。

多米尼克咧嘴笑了。“收到。”

他带着卡洛斯做他独家设计的上肢肌群循环训练，两人节奏一致，只是负重的重量有所不同。差不多到一半的时候，两人快速做了一组水平哑铃划船，这时卡洛斯说：“佳思敏告诉我，她清早碰到利维从你屋里出来。”

“嗯？”多米尼克单脚踩在座凳上作为支撑，整个人俯身向前，他哼了一声，握着巨大哑铃的手抬起，直到手臂与肩膀成直角。放低负重的时候，他从鼻腔缓缓吸进一口气。

“我们也算松了一口气——就昨天晚上那动静，我们都担心你把他搞死了。”

多米尼克喘着喷笑起来。“那真是很抱歉，他有时候还真是动静不小。”回味起这段很令人分心，直到他们换手做另一

侧的俯身划船时，多米尼克才突然想到添一句：“不过千万别跟他提这些，他会非常尴尬的——兄弟，举起哑铃的时候记得呼气。”

卡洛斯的脸红红的，浑身是汗，他停下手上动作，调整姿势和呼吸。“所以你们俩处得不错？”

“我觉得是。”多米尼克笑着说。

由于专注于训练，他们有段时间就没怎么谈话了。之后，两人并肩站在镜前练习直立杠铃弯举时，卡洛斯问：“周六的安德森家庭聚会，你想带他来吗？”

多米尼克扬扬眉。佳思敏的父母在周六下午安排了露天野炊，一家人团聚，不是什么正式场合，他们几周前就邀请了他。“你确定？我之前还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要他去。”

“我们当然想了。他是你男朋友啊，对吧？”

“我们还没正式谈过这事。”

卡洛斯翻了个白眼。“他是你男朋友，你信我。”他的话说得断断续续，一边急促呼吸一边逐个往外蹦字。“我说，佳思敏和我一开始也不确定，因为他不像是你的菜。他有点……”

“死板？”多米尼克接道。他收紧肱二头肌，朝肩膀弯举杠铃，陶醉在肌肉酸痛快感里。

“是。不过他一跟你讲话或者触碰你，人就放松多了。还有你一谈起他时的表情……能让你露出这种表情的人，都能过我们这关。”

“谢谢。”多米尼克有点感动。“我会转达给他的，要看看他那天是不是有空。”

他们做完了肌群针对训练，回到杠铃旁。多米尼克大口喝着水，只听卡洛斯说：“我准备在聚会上跟佳思敏求婚。”

多米尼克被水呛得直咳，他拿手背擦了擦，说道：“真的假的？这事你合计多久了？”

卡洛斯双手绞着毛巾说：“我早就想求了，但手术刚做完，我实在拿不出买戒指的钱，所以就以为还要等上好一阵。结果我跟她妈妈讲了这事，她就把佳思敏曾祖母的戒指给我了。”

“我的天。”多米尼克拍了拍他的肩。“恭喜啊，兄弟。”

“谢谢，”卡洛斯说，“不过我现在慌得不行。”

“你明知她会答应的。”

“这么说表面上好像是可以不用担惊受怕，但真没有。”

昨晚和利维过夜，中午和家人吃饭，现在又迎来了卡洛斯的大喜讯——今天可真是个好事成双的日子。回到公寓时，多米尼克精神高涨，他带着反骨妹溜达了一会儿，然后洗了个澡又换了套衣服就去实习了。

“黑桃七血案”之后，利维建议他考虑一下私家侦探这行。多米尼克那时正慢慢认识到自己不想下半辈子都当赏金猎人和酒保，就算干得再开心也不想干了，于是便欣然接受了利维这

个主意，着手开干。他已经安排好了：几个月后就去考资格证，同时开始在“麦克布雷调查事务所”学点本事。

尽管麦克布雷算不上拉斯维加斯最大的调查事务所，但绝对是最负盛名的，出高价的委托人排了足有一英里长的名单。多米尼克多年的赏金猎人资历让他脱颖而出；之后几周里，他用过去琢磨出来的诡计和捷径，还有城里的关系网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以破纪录的速度解决了一系列资产调查和其它需要大量调查的案件。今晚，他就要执行首单外勤任务了——当然，是有人监督的。

事务所临近长街，在一栋光鲜的高层大楼里，占据第十层与十一层。多米尼克刚出电梯就被领到了凯特·麦克布雷的办公室。

麦克布雷是从她父亲那里继承这家公司的，而她父亲也是从他的父亲那里接管的。她体格敦实，肌肉发达，肤色晒得黝黑，蓄一头短发。作为一名抽了几十年的老烟枪，她一副糙烟嗓，不过在她妻子——那位远比你年轻的小娇妻是位美艳惊人的歌舞女演员——的坚持之下，最近她渐渐改吸电子烟了。多米尼克从未见过麦克布雷手头没夹电子烟是什么样。

她坐在超大号办公桌后朝多米尼克挥手让他坐下时，手里便夹着一支。“第一单任务，我们给你安排个简单的，慢慢来。”她说，把一份薄薄的文件夹朝他推了推。“家务事，配偶出轨——这种烂活儿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多米尼克一边翻看文件一边听着。

“焦虑的夏莫林家庭主妇怀疑富有的老公有外遇，她多半没

猜错。所有的迹象都摆在那儿了——在办公室待到很晚，偷偷摸摸接电话，性欲低了不少，无缘无故给她买花和珠宝。现在这种案子大概有百分之九十五概率可以定性为出轨了。”

他根本不需要听这些；做赏金猎人的时候，那些躲在情人家里的已婚逃保目标，他已不知揪出来多少个了。“简单监视一下？”他问。

“没错。像这样的案子，我们在委托人划出的时段不间断监视目标就行，记下所有的活动，只要合法就拍下视频。”麦克布雷深吸了一口烟，缓缓吐出。“我要强调‘合法’二字。在必要情况下，我们所有的证据要能够当作呈堂证供。你是赏金猎人，所以这点我倒是不太担心。你很清楚法律是怎么对付非法侵入与秘密录音的。”

这是真的，不过遇上可以钻空子的机会，他也照违反不误就是了。

麦克布雷拿着她的烟指向多米尼克，说：“你做监视工作有个难点。就你这体型，看起来跟头大象差不多，也没多少环境能让你神不知鬼不觉地混进去吧。”

“多谢夸奖。”多米尼克说道，但他并没感觉不快。

“你在外追捕逃保人的时候怎么处理的？”

“我一般尽可能待在不被人看见的地方——条件允许就会开车跟。要么我就换个法子：编个借口直接联系他们，这样我能盯紧目标，他们也不会生疑。”

“唔。”麦克布雷一边用没拿烟的手的指头轻叩桌板，一边打

量着他。“行吧，反正也不算是个大问题。贾丝廷·奥布里是负责这个案件的侦探，遇上你待着太显眼的场合，可以换她去跟目标。”

奥布里是一名监视专家，也是多米尼克见过的人里，长相最大众的了。他觉得自己的眼力算是厉害的，但要让他描述她，还真是说不出什么有用的话来。

“她下楼去找艾赛亚拿她的设备了。你赶紧下去跟她碰面，让她给你讲讲细节。”

“多谢。”多米尼克把文件放回桌上后，朝门走去。

“鲁索。”他刚摸到门把手，麦克布雷便唤了一声。他转过身来看着她拆开雾化器，又添了些烟油进去。“目前为止你的表现都很不错，保释代理公司对你的评价也尽是好话。只要继续保持，等你考出证来，就有侦探的位置等着你。”她眯了眯眼。“所以别把活儿搞砸了，懂吗？”

“遵命，女士。”多米尼克说道。离开办公室时，他竟鬼使神差地冒出了要敬礼的冲动——他可有好些年没敬过军礼了。

第四章

“绝对是同一个女人。”玛汀说。

周一一早，她和利维站在卡门·里维拉的桌后，比对电脑上一左一右两张人像。其中一张是车管所提供的驾照相片，另一张则是米拉奇酒店的电梯监控截屏，利维挑出这张图，认为图上是最有可能陪汉斯莱过夜的人。那名女子在晚上十点三十分左右出现在汉斯莱所在楼层，凌晨一点刚过又离去，而这个点恰好是已推定的死亡窗口期。

她是个体态匀称的美人，皮肤是光滑的小麦色，黑发如绸缎般顺滑，一副好认的南欧眉眼。在监控图像里，她衣着保守，身着黑红色紧身裙与低跟鞋，单手挎着一个行李袋。

“不会错的。”卡门说。局里有几个她这样的技术奇才，都是小年轻。她专心做事的时候就习惯咬嘴唇，于是嘴唇总有破损。一头随性扎起的发髻偏在一侧，摇摇欲坠。“黛安娜·科斯塔斯。搜不到匹配的DNA，倒是有指纹。她以前为了工作许可证在维加斯警局留过档，化验室一查就出来了。”

利维眉头紧皱。在克拉克郡，援交中介只要打着“提供上门助兴服务”的旗号，就能拿到合法执照，把娱乐工作者派到酒店或汽车旅馆的客房里去。那些上门的娱乐工作者必须得照这个说法登记，并取得工作许可证。靠这种钻字眼儿的伎俩，所有相关人员就能免于被控参与实质上的卖淫活动。

录入指纹是取得许可证的一道规范程序，科斯塔斯肯定知道维加斯警局是能轻而易举得到她的指纹信息的。为什么还要在这么显眼的地方留下指纹？

“犯罪记录？”他问道。

“无。”

“你知道她大概和哪些中介合作吗？”玛汀问利维。

“不清楚，所有通话记录都没查到有用的。汉斯莱一定是在网上订的服务。”利维转过身来面向卡门，说道：“你有找到什么吗？”

“有哦。”她点击了一下鼠标，屏幕切换成一个格外香艳的黑红色主题网站，其上是手写体的“罪恶秘密”几个字。“从我能挖到的信息来看，黛安娜·科斯塔斯只跟这家上门娱乐中介合作。”

玛汀小声吹了个口哨，而利维眉头皱得更深了。“罪恶秘密”是家顶尖中介，他们的服务对象都是名人和位列“《财富》500强”企业的高管。他们的援交时薪是天文数字。

卡门在网站上的众多援交者个人主页中扒拉，点开了一个——顺带一说，网站设计得相当有格调。“她出台用的化名是‘潘多拉’。”

这些照片上的女人不是科斯塔斯，不过本来也不会是；像这样的中介为了保护援交者的身份，通常会在网站上使用模特照。当然，替身的长相已经很接近她了。

“一次出台就能赚好几千的人，为什么要为了区区一个钱包和手机电脑什么的，去下药抢嫖客？”利维道。

“那不一定是事实，还有别的可能。”玛汀边说边用手指其它可能。“有可能他们一起嗑药，结果男的冒出不良反应了。有可能她给男的下药是因为他威胁到她的安全，她怕自己走不脱。再有可能，她走之后死者自己嗑的。”

“那他的东西去哪儿了？”

对此，玛汀无言以答。

“感觉不对劲。”他喃喃道。

“我懂，我也这么觉得，”玛汀说，“但在问这女人之前，我们也没有更多线索了。卡门，你搞到地址了吗？”

卡门提供了科斯塔斯位于亨德森市的地址之后，他俩顺路回工位拿上自己的东西。“你来开车可以吗？”利维问。“我需要思考。”

“可以啊。”

然而正当他们要走时，利维桌上的固话响了起来。玛汀向他挥手示意他去接。

“你最好接一下，我去车里开空调。没准你到的时候，我们就不用生生被蒸熟了。”

玛汀说着继续走开，利维则折返回工位，拿起了听筒。“我是艾布拉姆斯警探。”

“警探你好。我是验尸官办公室的莫多纳多医生。”

“嗯，医生，你有什么事？”

“我打来是想说汉斯莱那案子。”背景里响起了键盘敲击声。“我随后就把完整的报告传给你，不过我想尽快把关于死因

的最新发现说一下。死因绝对是药物服用过量——具体来说就是氟硝西洋note过量，也就是罗乐眠。这案子几乎没可能是桩意外。”

利维的兴趣被挑了起来，他问道：“此话怎讲？”

“服用这么大剂量的罗乐眠，没有人能活得下来。不管是谁下的这么大量，那人不是想他死，就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应当强调一下，我不能排除死者自行服药的可能性，不过一般人不会选这药来自杀。”

谢过她之后，利维挂断了电话，这下他更没法确定他们思路是不是对的了。在开去亨德森的路上，利维把这个信息告知了玛汀。

科斯塔斯住在一栋僻静的郊区小屋里，那是座小巧的沙漠风格美式平房。大热天的，没人会在这个点出门乱晃。玛汀和利维并肩沿着花径走至前门。利维叩了叩门。

不一会儿，科斯塔斯就来应门了；利维发现她没穿高跟也才矮他一寸，不由得一惊。“你们有事吗？”她说。

“你是黛安娜·科斯塔斯？”他问道。她一点头，他便出示了警官证说道：“我是维加斯警局的艾布拉姆斯警探，这是瓦尔库警探。我们需要你跟我们走一趟，关于史蒂芬·汉斯莱医生，有些问题要问你。”

科斯塔斯惊惶失色并后退一步。还没等她回话，传来一阵小脚踩出的啪哒声伴着“妈咪！”的呼喊，一个约莫四五岁的小男孩跑到了她身后。他看到了利维和玛汀，便躲在妈妈腿

后，不过利维仍可以瞥见一头黑色卷毛的小脑袋与那双生动的大眼睛，一只手中还拿着一块吃了一半的饼干。

一名白肤金发的女子加入到前门的这群人中。“怎么了，黛安娜？”她的语气满是疑惑。

“一切都好，能麻烦你带梅森回厨房吗？”

金发女子虽然眯眼怒视利维与玛汀，倒也并没有去争吵什么，仅是拉着梅森带他走进了屋里。

“你室友？”玛汀问。

科斯塔斯摇摇头，说道：“朱莉只是我朋友。她白天帮我看着梅森，我好学习。”

“她能在你来局子的时候也帮你看着他吗？”

科斯塔斯抱住手臂说：“我被逮捕了吗？”

“暂时还没，”利维说，“不过汉斯莱医生死了。”

看到对方脸上突然呈现的惊愕，他提醒自己她可能只是演技好。很多性工作者都很会演，算是工作的一部分。

“巡警马上就要到了，他们有搜查证，会查你的房子，”他补充道，“所以你大概会想让朱莉带梅森去别的地方待上几个小时。”

科斯塔斯紧紧抿住唇，迅速点了点头。“给我一分钟。”

她走的时候把大门敞着，利维能一眼看到客厅。屋子布置得很舒适，玩具四散，满墙都是梅森的照片。

“天呐，这可有的闹心了。”玛汀说道。

* * *

进警局前，利维停在大门外给多米尼克打了个电话。“嘿，”多米尼克接起时，他说，“我要去审问一个嫌疑人了，但一个半小时后应该能有空歇会儿。”

“行，”多米尼克说，“你想去哪儿？”

“嗯.....我在想，要么去我那儿吃？”

“你那儿？利维，我见过你厨房，你有两个罐头汤、一条面包，剩下的就全是咖啡了。”

利维一言不发，重心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脚。他穿着西装站在烈日下，背上开始冒汗。

“哟，警探，你这话说的，”多米尼克开心地慢慢说道，“你是要告诉我，你来了兴致，想来场‘午间运动’？”

“你真是个混蛋。”利维瞪着眼睛说，虽然多米尼克压根瞧不见。

多米尼克笑了。“这么办吧——我会带点外卖，然后去你公寓碰头，怎么样？”

“可以。”除此以外，利维不敢再多说什么了。趁工作日的午休时间挨一炮，这画面光是想想就让他欲火高涨，但他可不想让多米尼克知道。

多米尼克的声线变得低沉而富有挑逗意味，他说道：“我会带点不容易走味儿的，要是你真想做爱，等完事后还能——”

“呃。”利维说完挂了电话。他又恼火又好笑，在多米尼克身边，他总是这样情绪复杂。现在他心里满是对午餐的期盼，都不知道要怎么熬过审讯了。

* * *

黛安娜·科斯塔斯坐在审讯室的金属桌子前，脊背挺直，双手交握放在膝上。她看起来十分焦灼，双唇紧抿、面颊苍白，但很好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科斯塔斯女士，”利维在她对面坐下，开口说道，“请你告诉我，上周六晚十点到凌晨三点之间你在哪里？”

她迟疑了一下，快速瞥了眼屋子角落里的摄像头。

“我对指控你卖淫没什么兴趣，”他说道，“反正我也没办法证明存在卖淫行为。我只关心汉斯莱医生的死。”

“好吧。”她深呼吸一口。“那天傍晚，我从‘罪恶秘密’那里接了单。订单要求的服务时间是晚上十点三十分，所以我就

是那个点进到汉斯莱医生位于米拉奇的客房。我在那里过了.....两个小时，两个半？我十分确定我是凌晨一点离开的。接着我就直接回家了。”

“有谁能证明吗？”

“有的，我请的临时保姆。”

目前为止，科斯塔斯的陈述在时间上与米拉奇的监控录像显示完全吻合。利维暗暗记下之后别忘了要保姆的联系方式。

“在房间里的时候，你和汉斯莱医生有没有谁摄入了致幻物质？”

“我们喝了些香槟，没别的了。”科斯塔斯的镇静神态霎时动摇了几分，她倾身向前，双手放在桌上。“听着，我对天发誓，我走的时候他很正常，甚至可以说心情非常不错。我不知道他怎么死的，但是——”

“过量服用罗乐眠而死。房里还有一些贵重物品也不见了。”

她眨了眨眼——突然间，她气得扭曲了面庞，十指紧握成拳，这倒是利维不曾料到的。“你们带我来就是为了这？”她怒斥道。“你们是觉得我他妈的做了局仙人跳？你在逗我吗？”

“科斯塔斯女士——”利维刚一开口，但她一口气猛说下去，完全不让他插嘴。

“你知不知道我做这个能拿多少钱？我谁也不用抢。即便真的做了局，我也不会傻到在出台的时候犯案，中介那边可是知道我真实姓名的！”

她说到这里已经是在用喊的了。想到她没有被铐在桌上，利维将椅子滑离桌子几寸远，双手半举起。

她猛地合上双眼，坐回到椅子上。几秒后再次睁眼时，她的语气虽然生硬但冷静多了。“我靠‘罪恶秘密’给我介绍客户过活。要是敢伤害客人，被他们知道了，他们就不会再和我合作的了，这样我就完了。无论从汉斯莱房里拿了什么，都不可能值得上这个价。”

利维倾向于同意她的说法。他回想了一下周六晚上科斯塔斯离开汉斯莱房间时的监控视频。她看起来很轻松，没有任何恐惧或忧虑的迹象，确实不像逃离凶杀现场的人，不管对方是不是意外致死。

他又花了半小时问她，将她的陈述从头到尾细细审度了好几次，顺着她的答案问了几个相关问题，例如她需要行李袋做什么（带上她要在客户房内换上的衣服）和她离开时有没有在走廊里看到别人（只有些普通的派对醉汉来来往往）。他草草记下保姆的姓名与电话，以便进一步取证，这时，有人在双向镜的另一头敲了敲。

利维对科斯塔斯告辞，留下她一人，然后进了隔壁的观察室。他发现除了玛汀和一位叫做戴利的巡警外，还来了一名陌生女子，他的注意力一下子被她吸引了。

他一眼就能看出对方是个练家子。那些倾注大量心力练徒手搏击的人，会习惯于让自己时刻以静待动、松而不懈，这样的人背部直挺，让全身重心均匀分布，两手空空以备不时之防卫。这名女子全都对得上号，而且她身材极好，丝衬衫与

铅笔裙下，精干的肌肉十分明显。她肤色金棕，鼻子轮廓分明，黑发梳成简单的马尾。

“利维，这是地方副检察官莱拉·拉什得，”玛汀说道，“拉什得女士，这是利维·艾布拉姆斯警探。”

“很高兴见到你，警探。”拉什得说着，走向前与他握手。
“久仰大名。”

“这话我怕是不能回敬。”

“我到地检署还没多久——三月才就职的。”

“你受理了汉斯莱案吗？”他问。“我们目前好像还不能提供给你什么可靠的证据。”

“你确定？”她看向戴利。

戴利清了清嗓子，对利维说道：“警员们搜查了科斯塔斯的住处，没发现被盗物品，倒是在卫生间水槽下的那个壁橱后面找到个鞋盒，边上还有一堆破烂。盒子里有些无标签小玻璃瓶，现场试验测得氟硝西洋。东西被送去化验科做证实测试了，但看起来不太妙。”

利维大吃一惊，他转向双向镜。在玻璃的另一侧，科斯塔斯坐在椅子上，双手抱头。

“你要现在逮捕她吗，还是把她先撂着，吓一吓？”拉什得问。

“那说不通。”利维这话更多是说给自己听。

不过拉什得还是回应道：“有什么说不通的？我一直在审查这桩案子的进展。你们在现场取得了她的指纹和几乎可以认定属于她的DNA，还有视频为证，她在死亡窗口期挎包走了，要说那包里装了被盗物品也不是没可能。现在又在她家发现了疑似凶器。你还要什么？”

“有个动机还比较好说。”利维没好气道。

“拜托，”拉什得说着，轻蔑地挥了挥手，“性工作杀客户这种事，就算不考虑劫财，我脑子里都能蹦出半打理由来。你有没有想过，她偷东西可能就是为了让产生这些疑惑？”

他当然想过了，不过拉什得拿这话杠他，只能让他气不打一处来。他瞪着她。

“利维，”理智如常的玛汀插了一嘴，“你有别的切入点吗？会不会是自杀？”

“一个刚痛痛快快滚了轮床单，正准备展示一项极具突破性的研究，没留下遗书，还被‘劫财’了的男人？不可能。”利维耸肩道。“但可能另有其人杀了汉斯莱，然后嫁祸到她头上。”

“哦，又想来‘有人构陷’那一套了？”拉什得呵呵道。“那是你的特长吗？”

利维僵住了。他用眼角余光瞥见玛汀皱着脸，戴利竟还退了几步。

拉什得保持微笑，那笑意冷得都出冰碴子了。玛汀打破这无声胜有声的沉寂，说：“好的，我们会走别的途径继续追查，但是利维，你得知道就我们现有的这些证据，我们必须逮捕科斯塔斯。你要是不行可以让我来。”

“我办得到。”利维仓促道。离开观察室时，他拼命克制自己不去砸门。

一回到审讯室，科斯塔斯便抬起头；当看到利维的脸色时，她直起身，脸上满是忧虑。“怎么了？”

“警员们搜查你的住处时，在你家卫生间水槽下发现了罗乐眠。”

“什么？！”她的眼睛瞪大了。“那不可能，我从没在家里放过那种玩意儿，更别说是在梅森能够到的地方——”

“我很遗憾，”利维说，“黛安娜·科斯塔斯，你因涉嫌杀害史蒂芬·汉斯莱被逮捕了。”

Flunitrazepam，具有快速安眠作用，常被掺混于饮料中迷昏目标以达到犯罪目的；后面的“罗乐眠（Rohypnol）”是这该物的商业命名，由瑞士罗氏制药集团出品。